

与时光对话的色谱

——读《故色中华·中国色彩十二题》

时春香

窗台上散落着儿子小勇的蜡笔，朱红与藤黄交融的痕迹还粘在玻璃上，那是他昨晚临摹故宫晚霞时留下的。我擦拭着这些稚嫩的色块，突然意识到：这个在平板电脑上能识别千种颜色的“Z世代”孩子，或许从未真正触碰过中国传统色彩的肌理。陈彦青教授的《故色中华·中国色彩十二题》(山东美术出版社2024年6月版)，恰似一盒穿越时空的颜料，让我在育儿与创作的缝隙中，重新找回了色彩的重量。

这部著作以十二个维度解构中国色彩，从伦理秩序到国运兴衰，从节庆礼仪到诗意想象，搭建起一座贯通哲学、美学与生活智慧的色彩博物馆。作者陈彦青以符号学为手术刀，剖开青黄赤白黑的表层色相，显露出背后交错的文明经纬：五色体系不仅是视觉分类，更是古人认知宇宙的坐标网格；消失的“流黄”色里藏着天地交泰的哲学密码；二十四节气色彩不只对应物候变迁，更构建着天人合一的生存节律。当这些色彩从故纸堆

中苏醒，我看到的不是博物馆橱窗里的标本，而是流动的文化基因链。某个陪孩子做扎染的午后，书中的“草木染”章节突然击中了我。小勇将白布捆扎成团浸入板蓝根汁液时，陈彦青笔下“青出于蓝”的古老智慧变得具体可感——那些在《诗经》中被吟唱的“青青子衿”，原来需要经历数十次浸染、氧化与沉淀才能成型。当孩子举着深浅不一的蓝布惊呼“妈妈，颜色会自己生长”时，我突然理解了书中“色彩是时间的结晶”这句话。这种认知颠覆了现代人对色彩的速食态度，颜料管里挤出的普鲁士蓝永远替代不了草木在时光中酝酿的层次。

作为母亲，书中“伦理色彩”的篇章让我重新审视日常中的色彩教育。小勇曾指着绘本里的帝王画像问：“为什么皇帝的衣服都是黄色？”彼时我仅以“古代规矩”敷衍作答。直到读到陈彦青对“正色与间色”的剖析才恍然：原来“黄袍”不仅是权力符号，更承载着“中央土德”的宇宙观；而“紫绶金章”中的间色进阶史，竟暗合着中国社会流动的独特逻辑。如今再带孩子参观博物馆，展柜里的织物残片不再是单调的色块，而成为讲述文明故事的绘本——那些褪色的朱红官服上，分明织着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博弈。

在自由接案的设计工作中，我常陷入传统与现代的审美撕裂。甲方总要求“中国风”，却又迷恋莫兰迪色系的高级灰。本书“中国色彩与当下现实”的章节，为这种困境提供了破局思路。当我把“敦煌色卡”中的石青与桃红融入现代家居设计时，突然意识到：传统色彩从不是固化的标签，而是可被当代语境重新编译的文化算法。就像小勇用编程软件将《千里江山图》解构成像素色块，又在电子屏上重组出赛博山水——这种解构与重构，恰是陈彦青所说的“传统的创造性转化”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书中对“消失的色彩”的考古式打捞。陪孩子看动画电影时，他总抱怨“古代人的世界为什么都是灰蒙蒙的”。而《故色中华》用数百幅复原色谱证明：我们的祖先曾生活在何等绚烂的视觉宇宙中——唐代壁画上的“青碧”取自孔雀石与青金石，宋代瓷器里的“天青”需等待烟雨时节的窑变奇迹。这些色彩记忆的断层，不仅是审美的损失，更是文化基因的缺失。如今我会特意带小勇观察晨昏天际线的色彩变幻，告诉他：“你看，这种蓝紫渐变，就是古人说的‘暮山紫’。”



清理自身的藤壶

青年作家刘同全新随笔，三十则人生故事，坦陈所有，有跌落时刻，也有自救办法，自风暴起，至平静止。
《等一切风平浪静》(刘同/著，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版)

若打开心壳，有些人的心上干干净净，毫无挂碍。但有些人的心上布满藤壶，有些上面写着“工作不够体面”，有些写着“别人过得比我幸福”，有些写着“原生家庭令人痛苦”，有些写着“爱情只能门当户对”，有些写着“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”……这些藤壶个头不一，数量不同，积压在不同人的心上，成了每日的负担。小时候，一口气可以从起跑线冲到终点，而现在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。一边与浪搏斗，一边奋力将头伸出水面迅速换一口气，忍不住想，干脆直接沉入海底。情绪低落，精神萎靡，佯装的精神在跨出家门的那一刻已泄气。越对抗，越疲乏。越尽力，越虚无。

书香书影

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深度阅读一本书了？和全城万名读者一起在“云端”、“指尖”跑一场阅读马拉松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日前，2025“扬城阅马·全民共读”活动举行，线上有共读社区，线下设公共图书馆、城市书房、高校、分馆及合作单位21个特色阅读点，万名读者徜徉在文字里，静享书香。作为扬州市全民阅读重点品牌活动，2025“扬城阅马·全民共读”创新升级，不仅在参与规模上创下新高，更通过多元化的共读形式和沉浸式的文化体验，打造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全民阅读嘉年华。王鑫 王璐 摄



陆游的夏始春余

张宏宇

言，立夏并非宫廷礼乐的展示平台，而是他与时间私密对话的心灵净土。陆游的立夏诗篇，总弥漫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交织。他既为“泥新巢燕闹，花尽蜜蜂稀”的春逝而怅然，又为“夹路桑麻行不尽，始知身是太平人”的夏至豪情所振奋。这种矛盾，正是南宋文人集体焦虑的缩影。他们虽已适应偏安一隅的新常态，但心中那份对中原故土的深切怀念，却难以割舍。陆游在诗中反复吟咏“春尽”“春归”，表面上是对季节变换的描绘，实则是对那个再也无法回归的北宋盛世的哀悼。他的节气感悟，超越了气候学的范畴，成为历史记忆的感性抒发。

试单衣”“翦韭腌芥栗作浆，新炊麦饭满村香”，这些诗句细腻地记录了一个文人应对炎炎夏日的智慧与从容。这些生活琐屑，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抵抗。当朝廷在临安举行盛大的立夏庆典时，被权力边缘化的陆游，正以一碗青糍饭、一件单衣、一壶酒，在个人的世界里，坚守着文人的尊严与风骨。饮食起居，在此刻，成为一种不合作的政治宣言，节气民俗，则化作了精神坚守的载体。当我们再次品读陆游立夏诗时，会发现其中隐藏着深邃的文化。“箨龙已过头番笋，木笔犹开第一花”，物候的观察，既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，也是对政治时局的疏离。节气诗，在南宋，成为一种安全的表达方式，文人得以借歌颂自

然之名，抒发内心的政治抑郁。陆游的立夏抵抗，最终指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外在在功业无望时，人如何保持内心的完整？他的答案是退守节气，在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中寻找那份不变的确定性。春去夏来，年复一年，这种可预测的变化，成为动荡时局中的精神支柱。通过年复一年的立夏书写，陆游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节气民俗，更完成了一部个人对抗历史暴政的心灵史诗。今天，当我们重读陆游的立夏诗作时，依然能感受到文字背后那个倔强不屈的灵魂。他不愿随波逐流，不愿遗忘初心，即便只能在节气的更迭中寻找微小的慰藉。陆游的抵抗或许未能成功，但他留下的节气诗篇，却让后世见证了一种高贵的失败：即便整个世界都在向前狂奔，也有权利在某个立夏的午后，停下脚步，写一首无关紧要的诗，以诗之名，铭记那份永恒的坚守与不屈。

短视频走向文学经典

许民彤

在今年两会上，著名作家麦家谈到了如今这个短视频流行时代，文学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的问题。现如今，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，短视频已成为新媒体中发展最快、流行最广的一种传播新方式，它具有受众广泛、传播速度快、时效性和及时性、内容简洁、浏览阅读快捷、便于“出圈”推广渗透的特点。短视频，不仅是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一个平台，也是我们很多人文化娱乐活动的来源。尤其是，这种短视频形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文学作者、作家和读书人，作为新时代传播文学、推广阅读、普及书籍知识的一种重要手段。但是，我们必须看到的，进入今天这个读屏时代、短视频流行时代，文学式微乃至纸质阅读消亡论，时时不断充斥人们的耳目，人们对文学阅读的力量、经典文学阅读的信心，似乎不断减弱，尤其是新媒体带来的海量的消遣娱乐形式，时间的碎片化，使人们接触文学阅读的时间、文学阅读生活越来越

《人生海海》就做到了”，这部书被不同的读书博主反复推荐，产生了一种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效果。麦家这段视频在抖音发布后，不少读者网友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的阅读经历：“我是从董宇辉直播间过来的，算法推荐得很好”“我就是看了《风声》才种草了您的书”“希望大数据多给我推荐麦家老师作品”。近年来，在短视频算法推荐助力下，越来越多的经典图书、冷门佳作重新翻红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以抖音平台为例，因读者对《我与地坛》的一段书评，“子弹文学”爆火，网友用1.5亿次短视频播放“品读”史铁生的文笔。40年前的老书《画魂》，在读书创作者发布4条解读视频后被抢购一空，连续加印了5次。抖音数据显示，2024年该平台全年图书销量超7.3亿单，购买图书的用户数量同比增长超130%，已成为全国图书销售的重要增量市场。现在，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、出版人、读书博主等驻足文化生活类短视频平台，加入到介绍、宣传

和推广文学图书的行列中来。短视频流行的到来，的确使我们的时间信息选择、文化娱乐选择、精神生活选择还有文学阅读选择，呈现出多样化、便捷化的特点。尤其是，短视频解说带动名著阅读，算法把文学推荐给大众的这种传播形式，正是反映了文学、作家、作品、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的复杂的变化。文学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，最根本的目的是塑造美善人性，让人更像一个真正的人、真实的人和可爱的人，培养我们的悲悯情怀，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，提升审美境界，对我们的生命和心灵，发挥感染、教化的作用。这是文学阅读、经典阅读的本质精神。这也正是文学阅读、经典阅读的力量，在我们的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、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体现。这种文学的力量，经典的力量，应借助短视频的“迅速扩大化”的传播，对社会、对生活，对我们个体生命、我们的精神和灵魂，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……

在《余华文学课》里打捞自己的倒影

晓夏

在《与辉同行》直播间，被余华老师一句话种草——年轻人一定要相信前还有运气。当我翻开新购的《余华文学课》时，方知这本书是余华老师浓缩了几十年阅读写作心得的赤诚之作，畅谈创作渊源以及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。跟着余华老师抽丝剥茧读文学，从作家生平、作品风格到写作手法、细节处理，读出经典作品每一个细节里的美妙。书中最动人的，是余华与卡夫卡隔空碰杯的瞬间。他讲《审判》里约瑟夫·K被捕时的荒诞，就像自己当牙医时看着诊所窗外飘过的风筝，那些悬在半空的丝线，牵着每个被命运扼住喉咙的普通人。这种共鸣不是比较文学的论文，而是创作者灵魂的前世与今生的相认。当他说“卡夫卡教会我如何把恐惧写进羽毛”，读者分明看见了文学史上两位失眠者，在月光下交换着安眠的秘方。剖析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时，二郎神牵着哮天犬的牧羊人姿态，孙悟空金箍棒划出的犁铧轨迹，那些腾空驾雾的法术较量，虽然披着神话的外衣，却露出土地里生长出的生存智慧。这种解读不同于学术考据，更像一位历经世的老者，感叹阶层差异的无奈。余华谈到鲁迅的笔法，他说《孔乙己》里排出九文大钱的“排”字，是咸亨酒店柜台上的青铜算盘突然迸发的清响，震得满堂哄笑都成了陪葬的纸钱。这种文字的显微镜功夫，让每个标点都成了解剖人性的柳叶刀。余华的阅读哲学带着泥土气息。他劝年轻人别怕读不懂，也直言“读不懂就放弃”，将阅读比喻成进食，倡导“先原味品尝，后消化吸收”的精读法。他曾幽默地说过，自己的写作是“把悲伤留给读者”，自嘲两次高考落榜后躲在县图书馆啃书

的往事，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被“炸得晕头转向”，《活着》被十七家出版社退稿，这种真实让文学褪去高雅的伪装，露出汗津津的脖颈——原来大师也是俗人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15课——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写作课。这是万卡的故事和卡达的故事。万卡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短篇小说《万卡》里的人物，卡达是冰岛作家拉克司奈斯短篇小说《青色》里的人物。在谈及契诃夫《万卡》时，余华突然沉默。他说那个在信封上写“乡下爷爷收”的孩子，未驯化的委屈才是真实的利刃。而冰岛渔夫卡达的委屈，则是另一种形态的沉默，九十岁的他每日重复着剥鱼动作，连抱怨都像被海风蚀刻的礁石。九岁的万卡最终没有等来爷爷的回信，九十岁的卡达也消失在流浪中。余华在书中写道：“当委屈沉淀为盐粒，连呐喊都会结晶。”“九岁的委屈是未拆封的刀片，九十岁的委屈是锈迹斑斑的刀鞘。”两个时空的委屈在此重叠，刺痛着每个未被言说的伤口。他说“文学是治疗精神内耗的膏药”，我忍不住在银屏外鼓掌，真正触动我们的，或许是那份对生命的共情——原来每个人的委屈，都能在文学中找到归宿。合上书时天色已沉。余华在文字里留下的不是答案，而是更多的问题：我们为何在经典里寻找自己的倒影？“文学是活着的证据”，或许道出了所有写作的秘密——那些在纸上挣扎的灵魂，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存在敲确认键。而作为读者，我们何其有幸，能在余华搭建的文学凉亭里，听他讲那些关于生死、爱恨、存在与虚无的老故事，直到茶凉烟尽，月光爬满衣襟。